

译者·书

「世界有如海洋，时代有如劲风」

我译《阿拜》

艾克拜尔·米吉提

“青年是民族的未来。哈萨克斯坦伟大诗人、思想家阿拜·库南巴耶夫说过：‘世界有如海洋，时代有如劲风，前浪如兄长，后浪是兄弟，风拥后浪推前浪，亘古及今皆如此。’”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曾引用《阿拜箴言录》的译文。

阿拜的作品深得哈萨克斯坦民众的推崇和喜爱。近年来，他的作品也被越来越多的中国读者所熟悉。这是文学创作的魅力，也是文学翻译的贡献。

从哈萨克文原著翻译《阿拜箴言录》

阿拜出生于1845年，被誉为哈萨克斯坦“诗圣”。他的诗歌和箴言录涵盖哈萨克民族的形成发展、生产生活、精神世界等多个方面。在哈萨克斯坦，很多人说起话来都会引用阿拜的箴言，抑或是他的诗行。他们会说：“先祖阿拜曾说——”，接下来再引出自己的话题。这足见阿拜的广泛影响力。

阿拜的作品拥有锐利的思想锋芒、深厚的艺术底蕴和优美的诗歌韵律，是人类共同的思想财富与文学财富。在中国，阿拜的诗句和箴言录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陆续被翻译成中文。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从阿拜哈萨克文原著翻译《阿拜箴言录》。回忆起当时的过程，感觉是一种缘分。1994年9月，民族出版社时任哈文室主任哈利别克打来电话说，准备出版《阿拜箴言录》，已收到一个俄文转译本，但与哈萨克文原著大相径庭，希望我看一看，为它们把把关。我欣然接受。译稿清样送来后，我读了一遍，感觉与所熟悉的《阿拜箴言录》不同，甚至十分陌生。我立即逐章对照原文，发现译文与原著差别很大。仔细一看，问题不在中文译者，因为译者曾翻译过很多俄苏文学作品，俄语翻译水平很高；问题的关键在于俄译本上，它本身就与原著差别很大。再经过转译，就难免差距更大。于是，我向哈利别克建议，由我从哈萨克文原著直接翻译，方便中国读者更好地理解阿拜著作，出版社采纳了我的建议。

耗时一个月，《阿拜箴言录》翻译完成。书稿校订后，于1995年6月阿拜诞辰150周年之际，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为便于读者对照阅读，同时给学习汉语的哈萨克读者提供便利，《阿拜箴言录》采用了中文和哈萨克文对照版。该书出版后，曾有读者从外地赶来，找到我当时工作的《民族文学》杂志社，希望获得一本《阿拜箴言录》。这令我十分感动，说明译文获得了读者的认可，阿拜的作品能够更好地走进中国读者内心。



《阿拜》：艾克拜尔·米吉提译；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图为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供图



《我的苏莱曼不见了》：艾克拜尔·米吉提著；译林出版社出版。

诗，将箴言与诗歌合编为一部《阿拜》，交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也得到了很多读者的喜爱。

只有不朽的原著，没有不朽的译著

20多年的翻译“马拉松”，对我来说，是一次次反复研读阿拜著作的过程。我常常被他深邃的思想所震撼，也被他那有如警句、格言般美丽的语言所倾倒。我确信，“信、达、雅”是文学翻译的灵魂，始终致力于把原著译准、译好，让广大中国读者

能够品味阿拜著作的真髓和风采。

在阿拜的诗歌和箴言录中，使用了波斯语、阿拉伯语、察合台语、俄语词汇，以及大量谚语、俚语和典籍故事，涉及天文、地理、科学、哲学、民俗等诸多方面，内容十分广泛。为翻译好《阿拜》，我花费大量时间翻阅诸多典籍和资料。

在翻译过程中，有时候一个字词、一个韵脚横亘在那里，一时就是难以逾越，只好先放下来。在意想不到的刹那，又会突然间拨云见日，一片阳光灿烂地照进心间——那个字词、那个韵脚问题迎刃而解，译者的心中一片灿然。精确表达每一个字，方能体现原诗的曼妙含义，方能令读者心领神会，获得美的享受、智慧的启迪和哲思的领悟。这就是不同语言文字间奇妙的转换关系。

翻译作为桥梁，能令不同国家的人们相互走近，相互理解。心灵沟通了，自然而然，隔阂也就消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可以称得上是一座“金桥”。回溯人类历史，正因有了翻译，不同文明才得以交流交融、升华发展。

学界有一种说法：“美文不可译”。对于阿拜的诗歌，我曾时时断续地翻译过一些诗章，并一直在努力咀嚼个中内涵和韵味。而今，终于可以全文翻译其诗歌，进而整体完成阿拜著作的中文翻译。我以为，这也是历史赐予我的一种文化责任与担当。我尽最大努力去翻译字字珠玑的阿拜诗篇，力求朗朗上口、词意晓畅、诗意盎然，将原诗的意蕴充分展示在中文读者面前。翻译界同样有一个规律，为不朽的原著，没有不朽的译著。唯愿未来后浪推前浪，年轻一代在中译阿拜作品方面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2020年，中国援赠哈萨克斯坦医疗救助物品，我推荐引用了阿拜的诗句“知心朋友，守望相助”作为赠言。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阿拜的诗为中哈两国友谊增添了新的注脚。

2020年8月10日，在哈萨克斯坦设立第一个“阿拜日”暨阿拜诞辰175周年之际，因我在翻译阿拜著作方面做出的贡献，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授予我二级友谊勋章。当年10月9日，时任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阿依舍巴耶夫向我颁发勋章。这既是对我个人翻译出版《阿拜》的褒奖，也是对中哈两国间文化交流交往的肯定。

古老的丝路情谊源远流长。建交31年来，中哈两国互译了一系列文学作品，深受两国读者喜爱，为促进民心相通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一名中国作家和翻译家，我愿为沟通两国文化交流、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做出更多贡献。

艾克拜尔·米吉提，哈萨克族，1954年生。中国作家协会影视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作家》原主编，曾获哈萨克斯坦金质国际奖章、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二级友谊勋章。主要著作有中短篇小说集《我的苏莱曼不见了》、小说散文集《凤凰花开》等，译著有《阿拜箴言录》《阿拜》等。

举行户外雕塑、绘画展以及音乐会；塔恩—加龙省的欧维拉尔小镇举行“陶艺节”，60余名陶瓷艺术家同台竞技；多尔多涅省的多姆小镇则举办摄影展，展示小镇城堡、宗教遗产……各具特色的小镇受到更多游客的关注，也促使法国各市镇更加积极地探索各自的旅游发展计划。

法国政府十分重视对小镇自然景观、历史建筑等的保护，尤其是针对历史悠久建筑进行“活态保护”，对一些即将荒废的建筑进行修复和改造，在使内部设施更为人性化的同时，保存了古建筑的外在传统风貌。在保护与利用并行的思路下，这些古建筑令小镇的居住环境拥有了浓厚的文化底蕴。

在法国小镇游览时，我常常感觉时间仿佛静止。总有某处建筑、某处风景，让你忍不住驻足品味。风格迥异的“最美小镇”仿若不同主题的书籍，为常处城市喧嚣中的人们安静地讲述着历史、展示着自然，也在不停的传阅中愈发厚重、焕发青春。



本版责编：王佳可 庄雷雅 王迪
电子信箱：rmbgjk@163.com
版式设计：蔡华伟

1962年，瑞士南部的山村蒙塔尼奥拉，85岁的赫尔曼·黑塞在睡梦中与世长辞。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20世纪德语文学的杰出代表，黑塞的诗歌、小说和散文已被翻译成70多种语言，被世界各地的读者阅读。旧时的风云，异国的背景，没有成为阅读的阻隔，反而让这些文字连接起过去与现在，沟通了此地与他乡，在历史的洗练中焕发超越时空的恒久光辉。

承浪漫诗情，书热血青春

“黑塞是熠熠生辉的浪漫主义行列中最后一位骑士。”这是黑塞的挚友、作家胡果·巴尔为其所写的传记中的一句评语。的确，1877年出生于南德小镇卡尔夫的黑塞，从一开始就有着德国浪漫派的文化基因。卡尔夫所在的施瓦本地区，是德国诗人荷尔德林和许多浪漫派诗人的故乡，黑塞主动继承和发扬了浪漫派前辈的审美倾向和人生志趣。

他在1899年出版的首部诗集，名字便是《浪漫之歌》。由此发端，直至生命尽头，黑塞都在诗歌创作中延续着对自然、对孤独、对漂泊的细致描摹。一朵花开、一片叶落、一缕浮云、一袭薄雾，在他笔下都能映照出宇宙气象和生命幽怀。1904年出版的小说《彼得·卡门青》让黑塞一举成名。卡门青正是一个具有浓郁浪漫主义色彩的主人公，他来自瑞士山村，立志成为作家，却在在巴黎和苏黎世辗转浮沉，最后在赴阿西西的旅途中获得心灵救赎。

然而，黑塞并非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俯仰逍遥、遁世退隐的浪漫文人，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切湖山之外的人间悲欢。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欧洲社会，在技术文明和物质消费上高歌猛进，在精神领域和伦理规制上却危机四伏。从第二部小说作品开始，黑塞就满怀忧患思奋疾书，揭示压迫人的庸俗体制，呼唤振奋革新的青春力量。1906年出版的《在轮下》具有强烈的自传色彩，也具有强劲的批判力度。它讲述了天资聪颖而心思敏感的少年汉斯·吉本拉特通过严苛的州试，进入久负盛名的神学预科学校马尔布伦修道院，却在这个封闭保守、戒律森严的学院中饱受精神折磨。

一部格调哀伤沉痛的《在轮下》，展示了黑塞在浪漫悠游之外壮怀激烈的一面。他对于时代洪流中迷惘失落的一年轻一代始终怀抱诚挚而热烈的同情与关切。10多年后，黑塞以辛克莱为笔名发表小说《德米安：彷徨少年时》，再次在年轻读者中引发巨大共鸣。这一次，他写的不是毁灭，而是新生；不是坠落，而是上升。他依照德意志文学传统中成长发展小说的叙事模式，描述了主人公辛克莱从10岁到20多岁的成长经历，刻画出一个不安于旧秩序，渴望开启新时代表，并最终奔赴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的典型人物形象。从凄凉无助的汉斯到勇于探索自我的辛克莱，黑塞从正反两面画出一个时代的青春肖像，透出他破旧立新的一腔热忱。

第一次世界大战起于西方列强的霸权纷争，终于欧洲大地上的满目疮痍、生灵涂炭。黑塞很早就认清这场战争的真相，为和平欧洲的倾塌和文化欧洲的破裂痛心疾首。1927年出版的《荒原狼》中，主人公哈里·哈勒尔是一名年近五十的作家，自称“荒原狼”。他身上的“狼性”和桀骜不驯，与虚伪、庸俗、狭隘、势利的市民社会坚决对立。这头荒原狼无法回归原野，在人类城市中流离失所。这是许多在西方现代文明困局中找不到归宿的孤寂灵魂的写照。不过，黑塞没有止步于此，而是以奇幻的方式写出了这个灵魂重新探索自我、认识自我的奇特历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黑塞的好友托马斯·曼将其看作可与《尤利西斯》比肩的现代派文学巨著。

悟东方之道，疗西方之疾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欧美作家和思想家深感西方现代文明弊端丛生，纷纷将目光转向东方，希望从古老的文明中寻找医治现代恶疾的良药。1911年，黑塞踏上东方之旅。在这次旅程中，他发现了一个“令人敬佩”的民族：中国人。他在回忆录中如此描述：“中国人是一个有文化的民族，是在悠久历史中修得教养并始终意识到自己的文化的民族，他们不是向后看，而是朝向有为的未来。”

回到欧洲后，黑塞广泛阅读与中国相关的书籍。此时，德国汉学家卫礼贤正接连将中国古代典籍翻译出版。《论语》《道德经》《礼记》《易经》对于黑塞来说恰如久旱后的甘霖。另一位德国汉学家弗朗茨·库恩翻译的中国古典小说、诗集也都先后来到他的案头。瑰丽多姿的文学想象、空灵超远的道学智慧令他心驰神往。

这种跨越浩渺时空与文化间隔的亲近感，也在黑塞笔尖流淌。他在诗歌中赞颂出自“最遥远的中国”的“流水琴音”无时无刻不充满魅力；他从《东周

浪漫的心灵 坚毅的风骨

——纪念德国作家黑塞

李双志

列国志》和《聊斋志异》中撷取素材，改编出一则又一则隽永的童话。在1920年发表的《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中，黑塞索性让主人公画家克林索尔自称李白，将好友称为杜甫，在诗与酒中感怀人生苦短、韶华易逝。

这一番心灵上的文化漂移，其实也暗合了小说《悉达多》的精神主旨。主人公代表希望在古老东方的灵性世界中获取人生意义并甘愿长久跋涉寻觅的西方诗人，他所领悟到的万物归一和所践行的在世修道，正是从中国道家思想中化用而来。而真正的圆满，是放下自我中心主义执念，走向彼此交会融通的世界和谐。这正是经历了欧洲战火、在中国文化中深度浸润过的黑塞所表达的一种期盼。

为人类未来，求美与共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这风雨如晦的艰难时代，黑塞又一次展示了自己的铮铮铁骨和人道主义热情。他秉持作家的使命感，在文学世界里构造出一个与黑暗现实截然相反的乌托邦。这便是他历时10年写成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玻璃珠游戏》，于1943年在瑞士出版。

在这部小说里，黑塞创建了一个全新的文学空间，将其安放在了未来的23世纪。卡斯塔里亚是一个远离世俗政治、精英气息浓厚的学院体系，以音乐和数学为基础，将人类的文明精华和思想要义浓缩为玻璃珠游戏，意在为人类的智识发展培养最杰出的人才。主人公约瑟夫·克内希特天赋卓绝，在这个层级分明的教育学术机构里逐级上升，直至成为玻璃珠游戏大师。然而，他不满足于卡斯塔里亚的自我封闭，意图走出围墙，献身尘世间的教育事业，却不幸意外溺亡。黑塞讲述了一个结局并不愉快的成长发展故事，它饱含着对未来社会的大胆设想，其中有纯粹的精神王国和崇高的教育理想，也有人间的离合与缺憾。

黑塞钟爱的中国文化在小说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在前言中，黑塞引用了《吕氏春秋》来论述音乐与一国政治道德兴衰的密切关联：治世之音安乐，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悲以哀。少年克内希特曾随远东学院中一位隐居竹林茅舍的长老学习《易经》与中国音乐，二人研习经书、碾墨烹茶的场景，与中国古代学子求学于贤士的状态如此贴合，令人感叹黑塞对于中国文化的感悟之深刻。

《玻璃珠游戏》出版两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又过一年，黑塞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然而，此时的他已不愿再现身于文学的舞台、记者的聚光灯下。他寄去了领奖词，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一贯立场：“我的理想并非要模糊民族个性，这会致人类在心智上千篇一律。相反，我愿看到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可爱世界上，所有形式和色彩的多样化能够长久存在。如此多的种族、如此多的民族、如此多的语言、如此多样的态度与观念能够并存，这是一件美妙的事情。”

黑塞无疑是一位世界诗人。他的声誉源自他对德语文学的浪漫传统和古典人文理想的执守，更得益于他跨越民族与文化的边界、主动吸收东方精神资源的胸怀。

（作者为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

法国“最美小镇”见闻

刘玲玲

增加的游客做好准备。

从贝尔盖姆驱车20分钟，便可抵达法国另一个“最美小镇”——童话小镇科尔马。漫步小城，人们不仅能看到《哈尔的移动城堡》中的场景原型建筑，在建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头屋”前仔细观看105个人面头像雕刻装饰，还可站在红白色的精美橱窗，拍出极具阿尔萨斯风情的照片。春天赏花，夏日游船，秋天品酒，冬日逛圣诞集市……每年，科尔马接待游客约350万人，展现出法国特色小镇对各国游客的吸引力。

来法国旅游，特色小镇不容错过。这些小镇基本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自然历史风貌。人们又根据当地的地域特征和文化特色，进行了各有侧重的修复和开发。据称，法国全国特色小镇总数超过3万个，丰富多样，各具神采。

一些小镇主打“自然风光”牌，借助当地自然资源开发出五花八门的旅游产品，并通过构建多元配套设施推出一系列休闲服务。例如，“水城”依云小镇凭借优美的自然环境、丰富的养生资源打造温泉疗养产业。一些小镇借力“传统产业”，结合城

市变迁和特色产业推出文旅线路，让游客“边玩边有所悟”。在香水小镇格拉斯，游客在参观香水博物馆、了解香水历史的同时，还可获得专属的香水制造体验。一些小镇借助“名人效应”，以人文气质吸引游客，例如“莫奈小镇”吉维尼和“梵高小镇”奥维尔，均拥有保存完好的艺术家故居。周游其间，人们得以跨越时间，感受艺术家们的创作心境。

在推广这些小镇的过程中，“鲜花小镇”“最美小镇”“最爱小镇”等荣誉称号起到很大作用。这些评选活动既是褒奖，也是小镇的发展目标。1959年，法国政府推出的“鲜花小镇”评选活动，小镇自然风景只占评奖标准的一半，当地政府为保护环境、提升居民生活舒适度所做的努力占三成，剩下的两成则包括游客评价与社会关系和谐度等。

“最美小镇”评比始于1982年，主要面向人口低于2000人的小镇。截至目前，全法已经评选出168个“最美小镇”。在“最美小镇”评比协会成立40周年之际，曾获得荣誉称号的小镇纷纷举办活动进行庆祝，进一步推广了当地特色：加尔省艾兹兹小镇

旅人心语

2022年法国“最美小镇”名单揭晓，共有4个小镇获此称号，位于上莱茵省的贝尔盖姆榜上有名。在此前举行的2022年法国“最爱小镇”评选中，贝尔盖姆摘得桂冠。这座美丽的小镇“双喜临门”，人气大涨。每当一年一度的葡萄酒节在贝尔盖姆举行时，这里便成为鲜花和美酒海洋。阿尔萨斯产区的葡萄酒、精美的花车表演、独具特色的当地美食，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

贝尔盖姆是法国最美的骑行路线——阿尔萨斯葡萄酒之路的重要一站，大片的葡萄园、五颜六色的木筋屋、可上溯至中世纪的丰富文化遗产，都是这座小镇颇受游客喜爱的理由。如今，贝尔盖姆依然被保存完好的中世纪矮城墙守护着，城中一棵千年榉树见证了小镇的岁月变迁。据介绍，小镇正计划扩建停车场，为日益